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BEST UNIVERSITY

求实崇真 || | 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 提倡学术自由 || | 通才教育 重视教师和校长的作用
教师参与管理 || | 充分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伴 || | 教授治校
战略规划 || | 以学术为中心的严格而开放的教师聘任制度

世界一流大学的 形成与发展



王英杰 刘宝存 著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BEST UNIVERSITY

世界一流大学的 形成与发展



王英杰 刘宝存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王英杰, 刘宝存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440-3164-6

I. 世… II. ①王…②刘… III. 高等学校-研究-世界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9142 号

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策 划 人 薛海斌

责任编辑 王瑞瑾

复 审 薛海斌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5

字 数 53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3164-6

定 价 50.00 元

序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界定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到底是什么，如何建立。进一步研究思考之后，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颠倒，那就是，做这个研究好像一定先要界定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然后制定指标体系。实际上，对于多数人而言，并不是这样的。多数人的逻辑顺序是，他们心中已经认定了一批一流大学。政府这么看，学者圈子也这么看；我们国家这么看，外国也这么看。人们去看这些大学，去判断这些大学，可能是瞎子摸象，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但是却不约而同，很少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一套客观的指标体系，然后大家用这套体系来衡量大学，看看哪所大学符合这些指标了，于是就众口一词，将其称为一流大学。其实，就是有这么一批大学，大家都认定它们是世界一流，然后我们就去研究它们，根据这个大学这样，那个大学那样，把它们的共性找出来，就成了衡量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指标体系没有用，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特别大的作用吗？我们觉得不一定，很难说有多么重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目中的这些大学，实际上都是西方的大学。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在现代大学当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成功的、有效的第三世界建设一流大学的模式在起作用。如果勉强说有，可能就是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但是它入不了主流，很少有大学想建成爱资哈尔大学那样的大学。那么第一是西方的，在此之上，就是美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读到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包括英国牛津、剑桥的教授们，也首先是举美国的一些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某个首长意志所能够决定的事情，也不是某一所大学、或是某一个政府的某一个部门拿出大钱来建，就能建成所谓的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随着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建立起来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看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从英国到德国到美国，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现在制定的指标体系实际上就是根据美国的模式，因为科学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已经到了美国，并且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美国大学的建设模式，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基本上是在英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甚至是苏格兰的大学基础之上，综合它们的经验、它们的办学模式、它们的办学道路，在美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觉得，可能更有意义的是要研究我们心目中的这些大学，特别是美国的这些大学，是怎样成为一流的，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所以我们的课题组

主要做的应该是“院校研究”，就是把我們心目中的这些一流大学，一所一所地去做研究，研究它是怎么发展的，在它的历史上采取了什么重大的举措，制定了什么重大的政策从而使大学有了质的发展，有哪些重大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它成为一流，以及这些大学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觉得，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很长的历史，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大学联合会（其成员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中有几所大学仅有不到五十年的历史，但是，它们可能尚未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即便是在美国大学联合会中这样的大学也是极少数。世界一流大学中较年轻的是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也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一流大学的形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在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可以说，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改革，很少取得成功。大学是一个很保守的机构，它有自身的规律，大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变化、累加变化的过程，超越了这个规律，后果可能只是理想的破灭和失败。当我们奋战了几年之后，再用这些指标来衡量一下，有些我们可能靠得更近了，但有相当一些指标，我们可能离得更远了。比如说经费，我们以为这几年政府给了几所大学很大的经费支持，经费就很多了，这当然很重要，有了这些经费，这几所大学也有了很值得夸奖的变化，但是距离我们所承认的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经费差得还很远，在可见的将来，差距可能更大。现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年度经费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并且年度支出增加的势头不减。再比如大师级的教师，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校少则十几位，多则几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们能在二三十年里望其项背吗？有些指标，可以比较简单地做到，比如说综合性，或者我们的大学自己有意识建成、或者说我们合并几所，就是综合性了；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比例，随着调整，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就一所大学而言，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看它是怎么形成的，而强制性地去做改变它，很可能造成硬伤。所以我们认为，做这个事情，切忌长官意志，切忌浮躁情绪，切忌仅以某些硬化的指标看世界一流大学的构成标准。

斯坦福大学一位文理学院院长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学院，有那么几个系始终排在前二三名，大部分都排在前五六名。我们看到这种排名很高兴，但是我们并不把它太当作一回事。”他接着说，为什么？因为这是用一种量化的办法，去试图评价那些不可量化的因素，这种评价并不一定很科学。所以呢，要重视它，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参照物，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标准，特别是不能只瞄准了这些因素，就为了这些因素去奋斗努力。最近美国最好的两所商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宣布退出排行评估，为我们上述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其次，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最主要的可能是在理念上、制度上的差距。从中世纪到今天，工业界、农业界、商业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走进今天的大学，和其他各行各业比较起来，变化是非常小的，小而又小，非常有限。就是说，现代大学自它诞生以来，其办学理念和所建立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因此才能延续到今天而没有重大的变化。这些理念和制度虽然产生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办学模式，有它的合理性。而我们在这些理念和制度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恰恰可能是最

大的。比如说学术自由的制度，如果我们将一流大学和其他大学作比较，那么大学越优秀，教授、学生所享受的学术自由度越高，应该说在大学的优异度与学术自由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同样，大学越优秀，其自治权，和其他大学比较起来，就更多、更大。那么研究这些规律性的问题，可能更为重要，看看我们在哪些理念和制度上落后了，哪些理念和制度不足以促进甚至阻碍我们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理念、制度和文化来看，我们每所大学都是遗传的产物，强制性地改变我们的遗传特征，搞出来的可能是非驴非马。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我们自己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办学道路是什么。如果说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有理论问题，有实践问题，那么理论问题，可能就在于此了。对于实践问题，那些指标体系，去研究一下，去对照一下，找找差距，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研究的重点只放在这些指标体系上，可能会带来研究的偏差。这些指标基本上是大家所认可的，是共性，很重要，但是不要掩盖了特性。比如我们所讲的综合性，是共性，但是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也有特性。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哈佛大学因为麻省理工学院近在咫尺而未建工学院（仅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建立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则因为哈佛大学近在咫尺而未建医学院，我们能说它们就不是综合性大学了吗？它们仍然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们是有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我们在建设综合性大学、不断合并学校的高潮中，在不断扩展自己学科设置的过程中，每所大学要不要有特性呢？另外，是不是一所大学有了若干个学科，综合性就建成了呢？我觉得可能不能这么讲。比如说，一所传统上的工科大学过去没有文学院，现在建了文学院，这是不是向综合性跨进了一步？肯定是跨进了一步，但是，这是不是说综合性大学就建好了？可能不能简单地地下此断言。因为它的文化是工科大学的，设置了文科，大学的文化环境就自动改变了吗？这种环境能不能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何起到促进作用？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一所大学是它过去文化的产物，现在要改变这种文化，要使不同的文化融合进来，既要有特色，同时还要看一看什么是综合性大学的文化。不同文化的融合是世界一流大学重要的文化特征。如果一所大学设置了文科，而又不能使文、理、工等不同文化相融，不能使文、理、工等学科相互交叉，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师和学生仍然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相互蔑视，那么就仍然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是不是说综合性就适宜于所有的一流大学呢？我们觉得未必。比如讲，法国的“大学校”是综合性大学吗？它们在世界大学系统当中，在不在中心位置？在我们的大学系统中能不能有这样的大学的位置？还有新兴的大学，比如印度的理工学院，它们对世界的软件业，对世界的信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对印度整体国力的提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它们是有特色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建设过程中，确实参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但是它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大学在我们国家，要不要鼓励它们存在？我们国家从政策上要不要给予支持，要不要重点建设使其发展起来并保持其特色？还是把这样的大学强行建设成综合性大学，从而淡化其特色？我们觉得共性要有，共同的指标要有，但是一流大学的发展特色和办学特色更是我们要深入挖掘和研究的，也是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思考的。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院校研究上,我们选择了11所大学进行研究。应该承认,我们的选择并没有根据什么系统的指标体系,建立这样的指标体系亦不是本次研究的目的。读者可能发现,我们的选择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在国别方面,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印度,却没有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在一个国家内,比如在美国,我们选择了较多的私立大学,而一流州立大学只选了一所;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只分别选了一所,因此出现了选了剑桥大学却没有选牛津大学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我们的研究力量有限,所掌握的语言不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选择既反映了当代世界一流大学以美国大学为主这样的现实,同时也尽我们所能兼顾了其他国家,包括了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选择的大学确实都特色鲜明,堪称一流,值得我们去研究。本书的上篇即是对这些案例研究的结果。本书的下篇为专题篇,集中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我们没有试图全面地论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规律,可以说我们只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就体会较深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另外要说明的是,在专题研究中,应该进行跨国别研究,但是同样由于世界一流大学以美国大学为主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不可避免地更多地引用了美国的资料。

据我们所知,在“十五”期间,国家和一些大学都支持了若干项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并且已经有许多优秀研究成果问世。我们不敢奢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列入优秀成果之列,我们只期望我们的研究有特色,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能够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有我们的一隅。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对我们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点参考作用。毋庸置疑,我们的研究缺陷很多,但是我们仍然鼓足勇气将其刊印出来,求教于同仁,对于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的批评建议,我们一定聆听、学习和修改。

本书的作者中除去我的同事王晓辉老师,其余均为我过去的和现在的学生。对于王晓辉老师的参与我非常感谢,他总是那样谦虚,那样实实在在做学问。对于我的学生们,我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学习勤奋,乐于思考,不计报酬,有这样的学生我真的十分幸运。上篇“世界一流大学个案研究”第一至十一部分分别由刘宝存、张旺、谷贤林、王绽蕊、王英杰、李敏、欧阳光华、张东海、王晓辉、周丽华、张家勇同志撰写;下篇“世界一流大学专题研究”第十二至二十部分分别由张东海、熊耕、李巧针、郝海霞、耿益群、郝海霞、张驰、孙贵聪、阎光才同志撰写;“结论”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由刘宝存同志撰写,第三部分由刘宝存和余雪莲同志撰写。

本书是“十五”教育研究规划国家重点项目“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的成果之一,我们在这里对支持过本项目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以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老师们表示感谢。此外我们还要对过去几年来鼎力支持我们的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薛海斌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英杰

2005年12月

目 录

序

1

上篇：世界一流大学个案研究

一、敢为天下先：哈佛大学	3
二、保守主义的成功代表：耶鲁大学	16
三、坚持追求卓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2
四、理性之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55
五、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斯坦福大学	69
六、小而精：加州理工学院	83
七、大学理念的融通：芝加哥大学	92
八、守与变的二重奏：剑桥大学	107
九、步履蹒跚 依然优秀：巴黎索邦大学	121
十、向世界敞开大门：海德堡大学	131
十一、发展中国家大学的典范：印度理工学院	147

下篇：世界一流大学专题研究

十二、联邦科研政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	167
十三、中介机构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	184
十四、大学校长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197
十五、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管理制度	215
十六、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参与管理	235
十七、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文化	256
十八、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规划	275

十九、世界一流大学的筹资	295
二十、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306

结论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基础	343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353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职能	370
四、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与个性	386

上篇：世界一流大学个案研究

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不能泛泛而谈，必须建立在院校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选择了11所大家公认的当代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索邦大学、海德堡大学、印度理工学院。这些大学分别分布在美、英、德、法和印度等国家，它们不但享有世界性的声誉，而且特色鲜明，并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可以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不同的模式。



一、敢为天下先：哈佛大学

在美国有这样两个说法：一是“哈佛大学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缩影”；二是“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确，哈佛大学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其建校距离第一批欧洲移民抵达北美新大陆只有16年的时间，比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一个半世纪。在其37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大学共培养出7位美国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以及大公司财团的总裁中，大约有1/10是哈佛的校友。在学术界，哈佛大学是美国产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最多的大学。哈佛共有40名教师获得诺贝尔奖（截至2003年），38名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截至1998年）。在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调查与评估中，哈佛大学多次被评为全国最佳大学。哈佛大学不仅执美国大学之牛耳，而且是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其影响力已超越美国国界，成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影响最大的大学之一。当我们探索哈佛大学从一所只有9名学生的小小学院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奥秘时，我们发现哈佛大学走了一条不断创新的道路。

（一）创新与哈佛大学的成长历程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在起初成立时因设校于纽敦而得名纽敦学院，1638年因学院所在地更名为剑桥而得名剑桥学院，1639年为纪念约翰·哈佛的慷慨捐赠而易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更名为哈佛大学。

哈佛学院的成立是英国人热心教育的体现，更是清教徒传播宗教教义需要的产物。对此，哈佛大学史研究专家莫瑞森指出，殖民地时期，哈佛学院成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增进学问以利子孙后代；二是担心从英国迁移来的牧师谢世后会给教会留下一批不学无术的牧师。^①哈佛学院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为模本建立起来的，然而，创建学院的清教徒们并不囿于英国的传统，而是在结构上进行了创新。在建校初期，哈佛的创新主要有以下

^① Richard Norton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15.

几个方面：首先，冲破英国只有大学才能授予学位的传统，果敢地授予毕业生学位。按照宗主国英国的传统，“大学”与“学院”界限分明，大学才有考试和颁发学位的权力，而学院则没有权力举办考试和授予学位。哈佛学院成立后，并未从任何方面获得授予学位的合法权利，甚至连英王室的特许状都没有，即使1650年学院终于从马萨诸塞议会得到特许状时，仍然未提学位授予权一事。然而，1642年，哈佛学院就授予首届9名毕业生文学士学位。其次，哈佛学院公立和私立性质并不清晰。英国的大学皆由王室颁发特许状设立，而哈佛学院是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并由地方政府首批拨款成立的，在很长时期内政府拨款是哈佛的主要经费来源，然而根据其特许状规定的权力，学院又明显带有私人社团性质，控制权也始终掌握在公理会手中。直到19世纪初“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尘埃落定之后，哈佛大学的私立性质才明晰起来。第三，在管理上采取与英国大学迥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在管理模式上，英国大学由教师组成评议会，制定学校内部政策，领导和管理学校。哈佛学院在管理模式上并没有因袭英国大学的做法，而是设立由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全权管理学校事务。为了便于管理，1650年的特许状又规定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校内人士组成，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这样便形成了独特的由校外人士和校内人士共同管理学校的“两院制”管理模式。另外，哈佛学院虽然也实行英国式的寄宿制，但并没有实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的导师制。哈佛学院成立初期的创新，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美国高等教育日后打破欧洲传统教条的束缚，按照美国自身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发展开了先河。美国史学家布尔斯廷在评价哈佛学院颁发学位的影响时说：“假如英国那种在正当地获得法人权力并可颁授学位的垄断机构（即所谓“大学”）与其他各类学校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别成功地移植于此，假如为所有美洲殖民地建立单一的皇家大学，假如颁授学位的权力在所有殖民地遭到明确禁止，那么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甚或美国文化中许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也许将迥然不同。”^①

步入18世纪，哈佛学院先后设立神学、医学和法学讲座，出现了专业教育的萌芽，从学科结构上开始向传统大学看齐，因此，得以在1780年率先由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但是，如果用欧洲特别是德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哈佛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任重道远。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给哈佛大学很大的冲击，哈佛大学要么固守英国学院式教育模式，失去它在美国高等学校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探索新的教育模式，以求继续执掌美国高等教育之牛耳。经过激烈争论，哈佛最终选择了后者。1819年，蒂克纳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成回国，开始按照德国大学模式推动哈佛的改革。蒂克纳在哈佛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措施：首先，打破传统的“固定课程”，允许高年级学生选修一定数量的科目；其次，以系为单位重组学院，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安排学习进程，允许学生和教授相互选择；第三，摒弃纯粹背诵式的教学方法，倡导研讨式的

^①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33页。

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加入探讨学问的行列，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第四，实行住校研究生计划，为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提供进一步研究学术的机会。蒂克纳的改革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使哈佛大学迈出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变的第一步。当代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曾给予蒂克纳高度的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线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①1847年，在英国大学就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争论正酣之时，哈佛大学在北美率先设立了劳伦斯理学院，以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己任。在哈佛的影响下，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密执安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相继设立理学和工程学科，开展科学教育。

如果说建校初期的创新使哈佛作为一所学院得以在北美生根发芽，19世纪上半叶的创新使哈佛从一所地区性学院变成地区性的现代大学，那么，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艾略特的创新则使哈佛从地区性大学走上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之路。1869年10月艾略特出任校长后，开始对哈佛大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改造专业学院，提高专业教育质量。艾略特以法学院改革为突破口，对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进行整顿，新建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改革教学方法，严格评价制度；将专业学院教育提高到研究生教育层次。其次，创办研究生院，发展研究生教育。1872年，哈佛设立研究生院，但最初并不像德国大学那样把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分离开来，而是将研究生院与本科生院交叠在一起，研究生课程也向本科生开放。第三，确立科研职能，加强学术研究。艾略特认为大学不仅要具有传授和储存知识的职能，而且要具有创造知识和追求真理的职能。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教师承担起教学和科研双重职责。从此，学术自由成为哈佛大学的新传统，科学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的新职能。第四，改革课程体系，建立选修制度。在艾略特任职之前，哈佛曾在小范围内试行选修制。艾略特出任校长后，全面实行选修制，并借助选修制把科学课程、专业课程引入大学课程，哈佛大学开始突破古典教育的传统，形成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经过40年的不断改革，艾略特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并为哈佛日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耶鲁、芝加哥、霍普金斯等大学的竞争，艾略特之后的哈佛大学校长大都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上。首先，制定以学术标准为基础的严格的教师聘任和升迁制度。1933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指出：“大学者，大师荟萃之地也。如果一所大学聘任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②他把学术创造力和学术造诣作为遴选教师最主要的标准，并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在教师的聘任和升迁上制定了“非升即走（up or out）”的原则，从而保证了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是杰出的学者，都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保证了哈佛大学在美国乃至世界大学中的领先地位。其次，

①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② M. Lipset, D. Riesma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t Harvard*.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5. pp154~155.

把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置于大学的中心地位。科南特指出：“必须促进知识并使其代代相传……知识一旦停滞，就会退化并丧失其生命力，对今天和未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热衷于学术冒险应该是新大学的特点。我们的教师必须一如既往地各个方向上扩展知识的疆界。”^① 科南特鼓励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加强研究生教育，不但使原来的专业研究生院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新建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卫生两个研究生院，建立博士后中心，使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第三，制定普通教育计划，强化普通教育。为了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培养情感和智力全面发展的人才，哈佛大学于1945年发表了题为《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要求本科生在学习本专业的课程之外必须学习六门普通教育课程，以达到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1979年，在文理学院院长罗素夫斯基的领导下，哈佛大学开始实施“核心课程”，要求学生在规定的六大类、十个领域的核心课程中，必须从其中八个领域中各选修一门课程方可毕业，借以形成普遍和共同的价值，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几任校长的不懈努力，哈佛大学逐渐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学府。

（二）创新与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

艾略特曾经说过：“一所大学出现停滞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良好的过去使我们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那将尤为可怕。”^② 哈佛大学37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锐意改革、不断进取和创新的历史。但是，通过对哈佛大学发展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它的改革与创新都是在制度与政策层面进行的，而在基本的大学理念方面虽然也有发展，但始终坚守着寻求真理、传播真理、培育英才的办学理念，正是这样的办学理念使哈佛大学的改革与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 求是崇真的办学宗旨

哈佛大学创建的宗旨可以从其校徽和校训中得到体现。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 VERITAS 字样，译为汉语意即“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译作汉语即“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大学的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该校以求是崇真为办学宗旨。

哈佛学院1650年特许状规定，学院的宗旨是“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要的东西”^③。在随后的370多年间，哈佛大学虽历经变革，但一直坚守着寻求真理的办学宗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艾略特指出：“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

① 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比较教育研究》，1993年，第5期。

② 郭健：《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

③ <http://www.harvard.edu>。

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① 哈佛大学第 24 任校长科南特指出：“当建立哈佛学院的清教徒们在校徽上写下‘真理’二字的时候，在他们心目中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往真理：一是在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得到宗教启示；一是增进知识和学问。”^②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的话，那么最好的概括就是寻求真理”^③。他认为“今天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寻求真理，这也一直是大学的主要任务；直接运用知识只是大学的次要任务”^④。1970 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针对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增大，要求大学时刻认清自己的使命。他说：“大学是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设的机构，它们的使命在于发现和传播知识。”^⑤ 他同时告诫人们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区别。他说：“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服务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⑥ 哈佛大学第 27 任校长陆登庭把哈佛大学看作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该社区“把众多卓越非凡的天才聚集在一起去追求他们的最高理想，使他们从已知世界出发去探究和发现世界及自身未知的东西。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没有比此更有价值的追求”^⑦。

2. 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

在建校初期，哈佛学院基本上是英国大学的翻版，大学的唯一职能就在于培养人才，最初是培养牧师，后来也为政府部门培养官员。19 世纪后期，为了把哈佛大学办成德国大学那样的研究型大学，艾略特把科研纳入哈佛大学的职能范围。艾略特认为：“大学有三个主要的直接职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或换句话说就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⑧ 艾略特的继任者劳威尔也坚持大学具有教学和科研两个职能，并且认为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针对艾略特过分重视科研的倾向，劳威尔指出：“一所伟大的大学的作用绝不会由于教学而受损。大学具有两个职能，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一个是储存和传递已获得的知识，另一个是增加知识……应不存在任何困难把保存旧的和好

① <http://www.harvard.edu>.

② William Bentinck Smith. *The Harvard Book*. 350 Anniversary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

③ William Bentinck Smith. *The Harvard Book*. 350 Anniversary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

④ William Bentinck Smith. *The Harvard Book*. 350 Anniversary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

⑤ Richard Norton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303.

⑥ 姜文闵：《哈佛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12～13 页。

⑦ 郭健：《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13 页。

⑧ William Bentinck Smith. *The Harvard Book*. 350 Anniversary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3.

的真理与全力寻求新的真理结合起来。”^① 科南特校长希望把哈佛大学办成研究型大学中的佼佼者，特别重视大学的学术水准和科学研究，并指出教学与科研是不容割裂的。他指出：“我希望永远不要把我们的教师分为专门从事教学和专门从事创造性研究的两组人，不要将教学和科研割裂。”^② 20 世纪后期，德里克·博克面对大学职能的泛化倾向，坚守教学和科研或传播知识、发现知识是大学的职能。他说：“大学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设，它们的特定使命就是发现和传播知识。在行使这些职能时，它们可能会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它们的成员可能会与公立、私立组织建立各种关系，它们的教授可能会通过教学和科研而影响社会的许多领域。然而，与政党、环保组织、民权团体等其他组织不同，大学的目标不是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改造社会。大学既没有被授权也没有能力去管理外交政策，制定社会和经济优先发展的目标，提高社会行为的标准，或者行使除了研讨学问和发现以外的其他社会职能。”^③ 博克承认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但又认为大学为社会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教学和科研。他说：“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所需的条件是什么。校外集团经常错误地认为，既然大学成功地进行了教学和研究工作，那么它也一定可以操纵政治机构，或者解决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不在于人们寻求大学的帮助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于人们要求大学所作的与大学的性质相矛盾，从而对大学基本功能构成了威胁。”^④

我们常说美国大学具有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但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和文件却只提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职责，而不提服务，这意味着在他们的心目中，教学和科研是哈佛大学的核心职能，服务虽然重要，但尚无法与教学、科研相提并论。

3. 自由教育的传统

建校初期的哈佛学院在人才培养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培养牧师，后来培养目标才逐渐世俗化，政府官员、文法学校教师以及各行业专门人才也成为哈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初期的哈佛并没有像中世纪大学那样设科或学院，而是所有的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其培养模式具有浓厚的古典自由教育色彩，它培养的是上层社会的“绅士”和通才。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哈佛才出现了真正的专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开始重视工农生产的需要。艾略特认为，传统的哈佛以培养“品格和虔诚”为中心，培养出来的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和批评家而不是实干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培养实干家和能做出成就的人，他们成功的事业生涯可以大大增进公共福祉。我们不要培养世界的旁观者、生活的观众或对他人的劳动十分挑剔的批评家。”^⑤ 正是为了实现哈佛人才培养

① 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比较教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② 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比较教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③ Richard Norton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30.

④ 姜文闵：《哈佛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第 5 页。

⑤ Richard Norton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29.